



東國通鑑

五十六

共三十一

U 6  
4060  
31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六

高麗紀

恭讓王三

三年大明洪武十四年春正月省五軍為三軍都摠

制府統中外軍事以我

太祖為都摠制使裴克廉為中軍摠制使趙

浚為左軍摠制使鄭道傳為右軍摠制使○

置各道牧府儒學教授官○禮曹啓曰安慶

公渴以元宗母弟擅自篡立不當稱為英宗

合遇忌日致祭有乖大義請罷之且忠肅王

門少伊6  
號 4060  
卷 31-37





妃洪氏乃忠惠王恭愍王之母后忠惠王妃  
尹氏乃忠定王之母后以正統君王有後之  
妃迄今不祀實為闕典乞兩妃忌日及真殿  
祭享悉倣近代先后禮從之○宥禹仁烈張  
夏李仁敏鄭熙啓李崇仁河崙權近尹師德  
柳琰李彬盧贊李行元庠等○王謂經筵官  
曰今人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  
侍中鄭夢周對曰近代之史皆未修先代實  
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官依通鑑綱目修撰  
以備省覽王納之命還給李穡李崇仁職牒

欲修實錄不果行○王欲御經筵宦者金師  
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月不講無害於政從  
之○二月己未王發南京壬戌以誕辰飯僧  
于檜巖寺施布一千二百匹政堂文學鄭道  
傳諫曰誕辰飯僧非先王之典出於臣子之  
情耳未聞人君自行祈福不聽○沅池湧竒  
于遠地王益富與湧竒妻為再從兄弟出入  
湧竒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瑀知之  
以告遂捕鞫之絞益富及子孫十三人憲府  
上疏論湧竒陰庇益富潛謀不軌郎舍亦請



置極刑幸僧神照素善湧竒察白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竒王特宥之憲府復請誅湧竒乃杖流遠地○丁卯王還都○復以沈德符為青城郡忠義伯○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一曰書云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昔漢文帝惜百金於露臺以基四百年之業元季為萬壽幽宮之樂以瀆百年培植之基勤儉奢怠之間吉凶興亡判焉吁可畏也願崇儉素斥浮華益勤無怠二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我朝只用土宜紬苧麻布而能

高麗恭讓王

多歷年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土之物奢僭無節願自今士庶工商賤隸一禁紗羅綾段之服金銀珠玉之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三曰人家子孫或家貧無錢以綾錦褥衾之未辦淹延歲月婚姻失時甚至父母亡而或托族屬或依奴婢因此失禮幾敗人倫者往往有之願自今婚姻之家專用懸布一禁異土之物如有仍行舊弊者以違制論四曰司馬遷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臣亦以謂四民之



中農最苦工次之商則遊手成羣不蠶而衣  
帛至賤而玉食富傾公室僭擬王侯誠理世  
之罪人也竊觀本朝農則履畝而稅工則勞  
於公室商則既無力役又無稅錢願自今其  
紗羅綾段絹子綿布等皆用官印隨其輕重  
長短逐一收稅潛行賣買者並坐違制五曰  
偷銅本土不產之物也願自今禁銅鐵器專  
用瓷木以革習俗六曰天下之間雖方殊而  
俗異其士農工商各以其業資其生以有易  
無彼此通用者錢也自禹鑄塗山周設九府

高麗恭讓王

以來至于今通行者無他其質堅貞其用輕  
便火不燒水不濕買遷而益光致遠而無咎  
鼠不能耗刃不能傷一鑄之成萬世可傳故  
天下寶之本朝產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  
千州郡且此布之弊用無十年之久乍遭煙  
濕便為灰朽縱盈公廩未免鼠漏之傷願立  
官鑄錢兼造楮幣為貨一禁產布之行七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古今之至論也今西北  
一路乃國家之要害強兵之所存也頃者姦  
雄用事萬戶千戶之屬不是姻婭附已則必



出於賄賂苞苴之中乃以頑暴貪利者舉而  
加諸衆人之首彼焉有為王敵愾之忠效死  
勿去之義耶願自今西北面管軍千戶之屬  
許用兩府以下臺省六曹之薦八曰書云令  
出惟行若令出而不行則國非其國矣今也  
令非不嚴也征商之徒什伍成羣牽牛帶馬  
懷金挾銀日趨異域驢騾駑鈍之物遍於國  
中願自今潛行越江賣牛馬者及將官印之  
馬賣彼不還者以違制加刑九曰其人之制  
世無史傳憲廟至元之間五道州郡抄得三

高麗恭讓王

百人分屬版圖司造成都監各一百五十人  
為常額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邑  
無孑遺而官有定額主家隸人代立借貸利  
布日微一匹歲月如流且不能支又侵擾本  
貫人物劫以官威據棄奴婢輪次立役當次  
者亦盡賣財產以就役其弊甚鉅毋循舊弊  
一切罷之十曰西伯為池掘得死人之骨西  
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之骨何必葬為西伯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  
寡人固其主矣更以衣擲葬之天下聞之曰



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是知八百年帝周  
之籙實源於文王一念之仁豈不羨哉今都  
城之外一國臣民先人之塚存焉芻者暴之  
獵者火之或逼為田圃孝子仁人得不覩此  
而泚其顙乎願自今凡墳塚所在禁其樵採  
使之蕃茂十一曰勲烈之臣萬世社稷之柱  
石也願自今凡功在王室忠在社稷不幸而  
陷刑戮致隕命者如安祐李芳實金得培朴  
尚衷等追加褒贈特賜小牢以慰貞魂王深  
納之尋拜士良為刑曹正郎○夏四月禁婦

女往來佛寺○甲子禁見十餘日○代言柳  
廷顯請停演福寺之役不聽○以門下評理  
金湊兼大司憲○王微行觀射于馬巖憲府  
劾知申事成石瑢不令備儀衛王怒即命石  
瑢親事左遷執義姜淮仲持平李敢○帝遣  
宦者韓龍黃充慶等求求馬一萬匹宦者二  
百人○下教求言曰弭災之道莫如修德為  
政之要惟在求言昔宋景一言之善致熒惑  
三舍之退天人之際感應斯速予以眇躬荷  
祖宗之靈託臣民之上憂勤夙夜期底豐平



而智能不逮學問不明其於政教動昧施為  
若涉大川罔知攸濟今者日官上言乾文示  
警客星孛于紫微火曜入于輿鬼變異甚鉅  
兢惕益深將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  
令有關而不協於輿望歟刑賞之道有乖於  
正歟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下情未達而冤  
抑未伸歟民弊未除而財用妄費歟茂異之  
才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如斯之  
弊豈予一人所能徧察惟爾大小臣僚並上  
實封寡躬過誤時政得失民間利病毋有所

高麗恭讓王

諱其言可用予即有賞言而不中亦不加罪  
○五月壬名刑曹判書趙勉等曰今天變屢  
興旱魃尤甚此必冤獄所致凡獄囚當死者  
誅之當赦者赦之宜速決遣毋久淹滯以順  
天心時有為父殺人者刑曹擬罪杖八十都  
堂以為雖為親殺人厥罪匪輕王曰為親殺  
人其罪可赦竟原之○成均大司成金子粹  
上書曰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戴廓除異姓  
之禍光復祖宗之業其撥亂之際皆奉玄陵  
大妃之命而行之故即位之始即封王大妃



以正位號以獻冊寶殿下事之之禮當厚於  
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至今日其於國  
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至獨於王大妃  
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之恩忽於承祧  
之重其可乎傳曰為之後者為之子王大妃  
萬世之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  
可不盡心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  
妃殿以奉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  
近日設封崇都監以冊王世子臣不能無感  
焉殿下未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封之禮可

高麗恭讓王

李姑待殿下親朝

帝所受命而後徐議而行未晚也唐韓愈言  
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享壽考  
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永平始  
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宋齊梁陳元魏以降  
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殿下即位之始修廣演  
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農  
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所木輸材人畜盡悴欲  
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  
乞申降明勅以寢其役殿下即位以來其於



大廟諸陵未聞有修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  
報本追遠之誠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豈非  
盛德之一欠乎昔宋景有君人之言熒惑退  
舍成王惑流言之讒雷電以風人君一言一  
行之得失足以感天心召天變願殿下存心  
以居對越上帝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  
變異何必崇奉浮屠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  
長也哉浮屠之說猶不可信况恠誕荒幻之  
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既為不經所謂別祈  
息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

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紀乞明勅有司除祀  
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  
絕妖妄近日教書求言甚切然臣嘗見臺省  
有言事者遠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  
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雖切而拒諫  
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舉用所  
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成均博士金  
貂上書曰人事動於下則天道應於上變異  
固不虛生德必未孚於帝心政必未協於輿  
望刑賞必戾於正任用必失其宜冤抑必有



所未伸財用必有所妄費此無他以好恠也  
好恠則尖中尖中則不知此天地之氣所以  
未順也所謂恠者釋氏也釋氏潔身亂倫逃  
入山林此亦一道也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  
甚其曰張皇梵采能厭妖異而降香絡繹供  
億浩廣未見天灾地恠之消弭也其曰我以  
祈福能使人壽而不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  
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接引破地獄生樂土  
然死無復生者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其  
曰地鉗之應置金刹寶塔以鎮之然三代以

上未有釋氏不知何物以鎮之而致雍熙之  
治歟且其法曰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  
清淨寂滅者然其徒也寄食吾民無所愧恥  
可笑之甚也嗚呼為此道者辟穀居山與禽  
獸同羣然後可也來入民間毀傷風俗亦獨  
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所損益  
之者而况此誤世之大恠尤好而不黜之可  
乎奈何造塔之役農民勞億禪僧之養錢穀  
虛耗上所以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駸駸  
入于釋氏棄恒產而背君父矣昔梁武三捨



身於同泰寺彈府庫事浮屠率之呵呵之聲  
為千古笑玄陵師懶翁惑幸眈終未獲福此  
則殿下之所親見也淫祀又恠之甚者也孔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三代以後正道不  
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妖家為巫史  
民瀆于祀棄父母之神於草莽而諂事無名  
之鬼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使之感格乎如  
是而欲合帝心以免天災其可得歟故邪氣  
凝而陰陽失道夏霜殺草日食星變風雹水  
旱無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風俗

不正而好恠之所致也臣願回天聽決宸衷  
驅出家之輩還歸本業破五教兩宗補充軍  
士中外寺社分屬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亦皆  
屬焉故巫覡於遠地不與同京城使人人設  
家廟而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以安父母之  
神嚴立禁令剃髮者殺無宥淫祀者殺無宥  
議者謂此二弊根深蒂固不可遽革然殿下  
中興一新法制萬世大弊一朝能去則堯舜  
之治可及也王覽疏不悅○郎舍許應等言  
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姜仁裕王興申雅等



嘗在偽朝憑恃女寵毀法亂紀悉皆流竄尋  
蒙恩宥完聚京師無所懲戒請皆流放從之  
琳尋病死于貶所○郎舍上疏曰殿下即位  
以來願理之心至矣然言官法吏忤意見罷者  
有之中外以言為諱有志之士不能無憾殿  
下設德音求直言誠千載一遇也臣等承乏言  
責豈敢默默乎為理之道莫大於孝今殿下  
在邸之時以孝聞即位之後宜其以孝聞於  
國奈何殿下至自漢陽而與中宮世子俱乃  
後母后哉今又繼宮亦非朝夕問安之所也

緣人子之情則定省溫清不可疎也緣人君  
之義則動靜威儀不可輕也願殿下念茲二  
者奉迎大妃近闕之所克伸孝志以為民先  
乾者夫道也坤者婦道也夫道以乘御為才  
婦道以順承為貴是故雖天子之女下嫁諸侯  
則與庶人之女共執婦道是其常也漢高公  
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理識者非  
之今三宮主各有供上之名既名之曰上則  
乾坤易位夫婦失道亂名犯分莫大乎是願  
自今罷三宮主供上之名厚其廩祿申以土



田以副輿望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人  
君好惡不可不慎也殿下即位以來中外未  
知殿下所好及創演福既廢之塔臣民之望  
多有所發釋氏之道無父無君戎裔之教三  
代之盛所未有也殿下有志於三代之理而  
及行裔夷之教乎願殿下罷可已之役以副  
民望風俗好尚本之人君人君以儉約為心  
則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為  
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自然無僭亂  
之階矣今無賴之徒皆利遠方之物貨潛行

潛返至有將彼土人來縱其市索以覘我國  
家足為寒心願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紗  
羅段子數尚儉素以絕商販○定服制式一  
依大明之制唯外祖父母妻父母服與親伯  
叔同無後人以三歲前遺棄小兒冒姓付籍  
者即同己子其同宗之子以親近繼後者許  
行其服唯軍官只許行百日喪三年內不許  
娶婦及宴飲○政堂文學鄭道傳上疏曰臣  
伏讀教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  
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歎殿



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已開廣言路冀  
聞過失雖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  
無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  
臣實赧焉嘗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比之人  
身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  
曰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則天之譴  
告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為大  
臣者亦避位而讓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  
念古之大臣當請退時必有陳戒之辭况今  
獲奉教書安敢不効一得之愚仰備採擇之

萬一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  
歟政令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為德  
者得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正其身也然所  
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為之  
後者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  
初者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  
成法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  
之必修政之無闕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人  
君之度無補漢室之亡梁武帝臨死刑涕泣  
不食有慈仁之間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



之羨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  
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為之未至者為戒則德  
修而政舉矣伏讀教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  
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為任用  
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  
之然除目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  
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雜  
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  
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為  
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

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  
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侂之  
言一也有置子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  
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  
逃謀亂一也同謀容接之人或生或死臣愚  
不知刑誅而死者為有罪耶則擢用而生者  
獨何辜歟擢用而生者為無罪耶則刑誅而  
死者獨何辜歟耦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  
之罪人而為王氏之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  
族人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



人神之心普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  
宗之位五王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  
也中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譏  
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况禍昌  
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  
及其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  
逐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  
臣民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名聚會京城  
出入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  
黽勉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

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過祖宗  
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  
使王氏不復興者有謀迎幸禍永絕王氏者  
其為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既全其  
生置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  
若以其罪為誣也其沮王氏立偽昌者諸將  
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幸禍  
而絕王氏者金行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  
貴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誣也天  
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夫抵人之所



為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  
以為合於公義則禍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  
也以為合於私情則留禍昌之黨以遺後日  
之患如尹彞李初之請親王勳未下兵亦何  
便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息莫大焉他  
日必得其力矣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  
愚以為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所恃以存安  
者也刑法一搖禁亂之具先毀力未得而禍  
先至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  
事明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

之親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  
既立武氏之子為帝故三思得免抗上之肉  
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  
再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為  
世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  
宗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已而親之以五王為  
權重而忌之五王日踈三思日密卒之五王  
戮而中宗弒使中宗謀計不過曰不能保全  
功臣而已豈知親見弒於三思之手乎以親  
則母之姪也以息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



得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讒人之謀其初不過自保其身而已為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三思者豈有古今之殊也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吉凶災祥各以類應今內則百官受職庶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讐服亂何由生讒人交構於下則虞憂之象著於上客星孛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與鬼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之害無足恤也為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

曰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為保也率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之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當用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疎貴賤一視其功罪之有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而賞罰正人事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教書曰民弊未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達而冤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臣問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



東鑑五十六 十八  
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古難辨也為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為人君者聞是說而樂之殫其財力諂事佛神人有言之者則以為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為富國也為壽國也非為我也持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為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以

為富國而不知國實瘠以為壽民而不知民實窮雖有言之者舉皆不納不自以為佛諫是臣所謂為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為寺家奴殫江南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為非利而苟為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辱子孫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菴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干



霄漢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命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中外淫恠諂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冤抑之未伸者也然赦者姦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數赦乃冤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

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冤抑之未伸茂才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秘言語隱密難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跡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臣言觀之讒佞之情可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至於妻子之計孰無是心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一身孤立於羣怨之



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然殿下以不諱問臣  
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切  
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留神採擇以白臣  
忘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王覽疏不悅道傳  
乃上箋辭不允○密直副使南閭上言曰近  
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  
之弊自責下教求言然而直言極諫者非一  
而優游不斷者何歟臣恐殿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為有痛哭者一流  
涕者二長太息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是

然紀綱備舉誼之言尚爾矧當今日有可言  
者多矣臣以庸劣之資荷殿下之重恩受殿  
下之厚祿凡所見聞不以上達是不忠也姑  
以數語敢冒聰聽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  
齎心於偽姓而不敢發辛禍之狂妄日熾遂  
有戊辰攻遼之謬舉諸將仗義回軍退辛禍  
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曹敏修不顧  
萬世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禍子昌  
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深切矣及見尹承順權  
近陪來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  
雖假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  
九功臣慨然有披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  
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為恭愍王  
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  
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并預知  
密旨黨附外戚反欲迎辛禡永絕王氏幾使  
聖天子存亡繼絕之恩不得行其為逆謀實  
金竹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臺  
諫交章論執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鑕國

人靡不缺望向使安烈之計得行殿下之大  
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姦黨同惡相濟以圖不  
軌令尹彞李初流言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  
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  
昉趙胖之來辭證明白誠宜命有司推鞠其  
狀明示重典奏聞于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  
宗衍之黨之計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



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  
或有誅之者或有名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  
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則忠義  
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池  
湧竒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  
王益富之時也然則湧竒之扶擁益富而潛  
圖之跡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族活湧竒  
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  
也為有罪則湧竒之生也何辜歟湧竒之生  
也為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竒之

計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凡此大逆  
不忠之黨乃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  
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為得而私之管叔  
於成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於  
昭帝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  
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  
殿下不以王法為念牽於姑息之仁臺諫論  
劾而反見斥逐羣邪保全而又蒙任用是勸  
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  
也然則其於皇天授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  
或有誅之者或有名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  
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則忠義  
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池  
湧竒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  
王益富之時也然則湧竒之扶擁益富而潛  
圖之跡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族活湧竒  
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  
也為有罪則湧竒之生也何辜歟湧竒之生  
也為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竒之

計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凡此大逆  
不忠之黨乃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  
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為得而私之管叔  
於成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於  
昭帝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  
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  
殿下不以王法為念牽於姑息之仁臺諫論  
劾而反見斥逐羣邪保全而又蒙任用是勸  
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  
也然則其於皇天授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佐殿下之念何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殿下回日月之至明體春秋之大法其安烈宗衍趙裕之黨與夫滂竒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中外以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於殿下莫不獲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

無所回互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陰類唯唯諾諾變亂是非用之則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理亂從容談笑涵養德性無言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非禮勿行絕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答於天心天災消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



命益新入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鄭道傳  
上書都堂請誅李穡禹玄寶○憲府啓宦官  
金師幸金完嘗以巧侈得幸玄陵流毒生民  
不宜在左右請黜之不聽○罷修演福寺塔  
○六月前典醫副正金瑛上書曰太祖創業  
觀山水之逆順察地脉之續斷創寺造佛給  
民與曰祈福禳灾此三韓基業之根本也比  
來無識僧徒不顧創業之義收民土之產自  
營其業而上不供佛下不養僧嗚呼其徒之  
自滅其法也甚矣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不

顧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為意噫聖祖  
創業之深智反不如聖儒之計乎伏望殿下  
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管佛寺加給田疇以興  
釋教前戶曹判書鄭士侗亦上書以為佛法  
福利國家宜當崇奉王嘉納其言時言者多  
斥王好佛之弊瑛及士侗以此中王心藝文  
春秋館劾瑛佞佛媚王之罪○憲府請復治  
李穡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道等不從  
○成均生負朴礎等上疏曰竊聞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也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偽詖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政關之人主貪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惟

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於是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為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為死生禍福悉佛所為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庵立塔無代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為人心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識緯之說往遷于南



以國君之尊親幸檜巖以倡無父無君之教  
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典  
臣等為殿下中興之羨惜也且誕降之辰宜  
率百官上壽大妃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  
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為及遵胡教區區  
於飯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可乎  
至若窮人之力斂人之怨督立演福塔廟之  
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昔後周毀經像而修  
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  
滅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可知

也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  
梁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  
之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  
賦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永絕其根本  
而所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餽奴婢使  
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  
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  
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  
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  
用周矣今佞臣金瑛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



與無父無君之教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為  
太祖開國皆蒙佛力以指闢佛者為太祖之  
罪入我國家自庚寅癸巳以上通儒名士爭  
於中國故唐家以為君子之國宋朝以為文  
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所曰小中華  
之館自庚癸以後本死兵亂則逃入山林通  
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者始倡邪說  
上誣君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九世之像曰  
某生為某院主某生作某塔某經某生為某  
寺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為某

菩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陵見  
之深加敬信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  
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恠之欲聞豈  
不惜哉豈不痛哉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  
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之程朱子皆扶斯  
道抑異端為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  
天覺等與佛教易風俗而為天下萬世之小  
人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覓三韓之  
民棄國家弊廢王位八山求佛則納金瑛之  
言可也若尊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明人



倫去民之蠹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光中  
興之業則彼金瑛者當報諸都市以示三韓  
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邪說可也今國  
家之事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為理  
之本捨正人心何以哉故臣等獨以闢異端  
為正人心之本獻焉疏上王大怒礎等將上  
書生負徐復禮不署名博士金貂等鳴鼓而  
黜之又司藝抑伯淳力止礎等上書不得言  
於知申事成石琮曰礎等疏請勿上聞礎等  
知之共議將不受書大司成金子粹等惡其

無禮且相勸等不令其言擅黜生徒等  
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  
迎子粹上奏辭不允下貂等子巡軍

**臣等**樸礎辨吾道異端之邪正上書極  
論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復禮吾黨之罪人  
相之鳴鼓黜之宜也伯淳子粹倚師席不  
能倡明道學辭而闢之又從而沮之又從  
而罪之其如師道何斯文何

憲府上疏復論李穡之罪流于咸昌諫官又  
論李種學李乙琢李庚道等皆流遠地○初



令成均館生貢五部生徒參朔望朝會從都  
堂之請也憲府以無依貼駁之竟不行○復  
以鄭道傳為政堂文學○復修演福寺塔  
史臣鄭井曰聽羣臣之諫而命罷之惑浮  
屠之說而尋復之不恤拒諫之名欲徼未  
必之福塔廟纔成而天命已去惜哉  
臺諫交章上言禹玄寶罪同李穡宜並寬逐  
疏凡三上皆留中臺諫復詣闕面請王勉從  
之流玄寶于鐵原○我  
太祖再上箋辭皆不允○秋七月丙戌朔地

震○王召政堂文學鄭道傳辭疾不赴遣代  
言安瑗敦諭乃至王問李穡禹玄寶之罪道  
傳具對如前上疏意語若懸河王曰穡也罪  
狀稍著玄寶之罪猶未白也道傳對曰穡罪  
已著宜置極刑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  
白故臺諫交章請流遠地臣亦以為宜使淑  
慝異處王曰穡玄寶之事寢之已久今有杭  
疏者必鄉疏為之階也鄉近不見寡人者亦  
以此也道傳曰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  
責子不孝而明日又愛之如初者天理之不



掩也殿下今雖責臣後若推誠任臣則敢不奮勵今當農月天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當靈霖禾穀不茂殿下召臣圖議政事陰雨乃霽殿下以為何如脫有姦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啓然後伏罪王不悅○王怒金貂毀佛將欲殺之而不得罪名左代言李詹啓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貂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辭三然之兵曹佐郎鄭擢上疏曰金貂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以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

竊為殿下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謂成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貂毀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毀之也代言等畏王怒不敢啓鄭夢周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特下教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是朝官閑良入等交章抗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真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真等亦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謂斥詆佛氏儒者之



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况以殿下寬大之  
恩蕞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霽寬息一皆原宥  
示信國人乃答紹等四十

**曰**等校金貂關佛之疏扶持吾道之正論  
伯淳子粹既沮之於前李詹搆巧辭又欲  
置之於死助異端壞斯道皆自吾儒始餘  
何足責哉

鄭夢周與宰相等上疏曰賞罰國之大典蓋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  
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一國之人心  
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交章舉劾以  
為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某人  
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所為內應者  
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禍父子為非王氏議復王氏  
之時謀迎辛禍永絕王氏者某人送尹彞李  
初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  
王孽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  
勤至今未見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  
宥無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



以言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謂宜令省憲  
法司共議商確將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  
詳覆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  
疑宜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明辨獄章  
既上殿下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冤抑  
然後加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道  
行矣○諫官上言曰嚴九重設門禁所以尊  
天位也故接下當以禮不可狎乞自今宗親  
大小臣及潛邸舊人有所引見論啓必於經  
筵公共之所毋得私於宴安之時許令臺諫

更日入侍經筵以別內外以遠邪說從之○

壬辰地震○幸

太祖第置酒張樂夜分乃罷○都評議使司  
上書曰凡論國家利害軍機重務及告發姦  
狀者須要明注日月指陳實事其暗投匿名  
書及造言興謗攪亂國政者令憲府法司嚴  
加體察敗露被劾者無問宗親貴戚不待啓  
聞直收職牒鞫問論罪王低回久乃許之○  
流順寧君聃成均司藝柳伯淳于外初伯淳  
與聃言曰戊辰諸將受命攻遼逗留返旆宜



善燕功而今反受褒賞其回軍也沮王氏立  
子昌者亦勢之然也而大臣以此繫獄昔毅  
宗朝廷之亂宜可鑑也今儒者鄭道傳等謀  
弄國柄儻有前日之亂則吾等恐陷其禍至  
是臺諫刑曹會慈恩寺執聃伯淳訊之具伏  
遂流聃于見州削屬籍狀流伯淳于基州○  
都評議使司上書曰竊聞禹九年水湯七年  
旱以歷山莊山之金並鑄幣以救民困至周  
太公又立九府圜法此錢貨之始也自漢至  
今代各有錢若宋之會子元之寶鈔則雖變

錢法實祖其遺意蓋亦莫非備灾患而便民  
用也吾東方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  
國重寶海東重寶東海通寶載之於中國傳  
籍蓋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為貨皆與布匹  
子母相權後因法弊銅錢銀瓶俱廢不行遂  
專用五綜布為貨近年以來布縷麤踈漸至  
於二三升女功雖勞而民用不便輸之則牛  
汗積之則鼠耗商賈不行米穀踊貴蓋由於  
此今殿下勵精圖治政化更新唯此一事尚  
循舊弊如有一二年水旱之灾數十萬軍旅



之費則將何以處之為今之計銀銅既非本國所產錢瓶之貨率難復行宜令有司參酌古今依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與五絲布相兼行使又請置冶官鑄鐵以資國用事竟不行○三道水軍都體察使王康請開葶渠以通漕運調發揚廣道丁夫浚之不克○我

太祖獻議遣人榜諭東女真諸部落於是歸順者三百餘人○八月大司憲金湊等上疏請發五道丁夫築內城從之○乙丑地震○

憲府上疏曰先王之制謹嚴於嫡庶之分嫡子然後得以承襲父爵其餘支子則不得與焉若宗子無子而亡則衆子之次者乃得襲爵本朝先王親子之後不論嫡庶不辨親疎一皆封爵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且所謂承襲者父死然後繼其位也今也父在而子亦封君一家之子不論多少皆得封君不惟嫡庶無等有乘於禮亦不可以有限爵祿封無窮之子孫也又恐其間賢不肖混淆不逞之徒以宗戚為口實而禍亂或興也請令依司



考核宗籍凡為先王親子之後正派嫡長者及殿下之伯叔親弟及親衆子乃許封君其封君之後許令長子襲爵其出入起居一依古制毋得輕易其族屬疏遠而已封君者悉收告身其中擇有才幹者於文武隨才任用以遵先王之制以別宗族之親不報○都評議使司上疏曰自古天子之配為后諸侯之配為妃天子之女謂之公主諸侯之女謂之翁主上下之禮不敢紊亂所以定名分而別尊卑也我國家近代以來紀綱陵夷不循禮

制后妃翁主宅主之稱或出時君之所欲或因權勢之私情皆失其義至於臣僚妻室之封祖宗之贈俱無定制乞皆更定從之○王御經筵請無禮曹判書閔霽曰聞禮曹定服色刪佛事然乎不貴異物實是良法子亦衣綿布矣若佛事乃先王所為予何敢擅罷耶○大司憲金湊啓曰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執義禹洪得又譏憲官為曠職以下陵長請罪之下子良等于巡軍鞠之子良曰李穡禹玄寶本同一罪本府論穡謀絕王氏之罪不并



論玄寶以其子洪得為執義也洪得論稽罪則是即論其父也與同列論父之黨不即辭去是不有其父也其父謀絕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王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迎為又頃者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然謀迎辛禍以絕王氏送彛初於上國將害本國罪之大者省憲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曠職萬戶柳曼殊謂子良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啓者等何由知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乃收升慶鞫之

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問曰聞先生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具言書中之事後又問道傳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禍昌彛初之黨具密封以聞先生見乎否耶道傳曰若等以禍昌彛初之黨為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聞止此爾乃杖子良升慶配水軍○以瑯嶼三司事我

太祖判門下府事沈德符為門下侍中鄭地判開城府事柳均為藝文館大提學鄭道傳為平壤府尹○省憲刑曹上疏劾鄭道傳陰



誘糾正非毀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  
復疏論曰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姦惡外  
施忠直深污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  
化縣○遣世子奭如京師賀正○省憲刑曹  
論列立子昌迎幸禍及宗衍彞初益富之黨  
以聞王召鄭夢周尹虎柳曼殊金湊等議湊  
曰曹敏修回軍問於李穡穡曰父有國而傳  
子理之常也敏修從其言而立昌則穡之罪  
明矣夢周及正言金汝知等曰敏修昌之近  
親欲立昌者敏修之志嘗是之時穡雖欲立

宗室敏修之志其可奪乎則穡之罪應末減  
矣王然之命籍敏修邊安烈家李乙珮按律  
斷罪池湧奇朴可興仍舊付處禹仁烈王安  
德朴歲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夢周啓王  
著令曰今後復有論劾者以誣告論○冬十  
月判開城府事鄭地幸地少有大志姿魁偉  
性寬厚為將好讀書通大義凡出入常以書  
籍自隨彞初之獄逮繫清州不服曰  
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  
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彞初數言必誓天辭



東鑑五十六  
旨感慨竟以水災免退居光州至是彼召未  
赴而卒○罷修內城○御經筵講貞觀政要  
至唐太宗欲重討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之  
語左代言李詹白王曰我國自古能守臣節  
昔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而我遣使往朝至則  
市朝鞠為茂草使者見而泣侯景執之以問  
答曰不如古昔盛時是以泣侯景義而釋之  
唐玄宗被祿山之禍西幸蜀道而我使往蜀  
玄宗喜親製詩賜之此皆載在簡編昭然可  
觀至若元木北遷上都而奔問猶謹此臣等

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他國莫及况今堂堂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曰我國  
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修侯度誰敢侮  
之王深納其言○省憲上書論開城尹趙胖  
擅奪公田之罪王曰即位之初胖奉使上國  
且辨彛初誣罔以釋  
帝疑只令削職流于竹林時人以為胖發彛  
初事當路者忌惡諷憲司中之○省憲交章  
再論鄭道傳曰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  
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功臣錄奏明



正其罪王命收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其子津  
湛亦皆廢為庶人密直副使南閻力不能救  
稱疾自免○十一月以權仲和成石璘為三  
司左右使安翎判開城府事趙仁瓊為密直  
副使仲和與鄭地坐彛初事得罪至是皆復  
職蓋欲官禹氏之漸也○召還李穡李崇仁  
○左代言李詹獻九規一曰養德二曰慮事  
三曰改過四曰敦本五曰謙己六曰施仁七  
曰比類八曰明政九曰保業○十二月  
帝遣宦者康完者篤等來詔曰三韓之地君

臣恃亂二紀于茲幸而無爭城野之戰民安  
市鄉舊歲來告乃王氏苗裔君主斯民今特  
遣使往勞以觀署政何如因賜紵絲綉絹二  
百匹王分賜宰相有差○以李穡為韓山府  
院君禹玄寶為丹山府院君姜淮伯為政堂  
文學兼大司憲加賜我

太祖及沈德符鄭夢同安社功臣俛長壽趙  
浚成石璘定難功臣號○量移鄭道傳于奉  
化○是歲宜州大枯樹復生時人以為我  
太祖開國之兆



四年大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宴詔使于壽昌宮下  
 密直使李恬于巡軍先是八關會重房不禮  
 於密直司遂構隙交章相訟王皆留中不下  
 恬深嘆之至是王宴罷將入內恬因醉跪王  
 前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歟國事將  
 日非矣何信豎兒之言而輕大臣之書乎遂  
 脫帽投地曰願還王此帽王益怒蹴破之厲  
 聲曰恬使酒乃爾耶遂下獄恬謂巡軍萬戶  
 柳曼殊曰爾位至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  
 省再論汝矣何罪我與我敢諫非罪亦非使

酒曼殊慚赧俯首既而萬戶裴克廉等至恬  
 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章吾得生矣遂  
 加鞫問恬尚以為諫君之禮當如是耳克廉  
 等啓王曰恬實使酒王怒囚千戶金龜聯提  
 控鄭之度罷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浚安翊  
 柳珣金士衡代之命省憲與巡軍同鞫○宥  
 王安德禹仁烈朴歲任便居住朴可興池湯  
 奇外方從便○流李恬于合浦諫官上疏論  
 恬不敬請置極刑我  
 太祖啓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貸



東錄五十六 四十一  
之王只杖恬一百流之○憲府劾抑曼殊不  
侍毋奉養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府  
再論只削鷹揚軍上護軍○以抑曼殊判開  
城府事權仲和為門下贊成事趙浚為三司  
左使李崇仁知密直司事○二月禮曹言每  
當朝會禮畢上坐殿而百官先出恭禮也請  
自今禮畢上起入內羣臣鞠躬祇送訖以次  
出又上御報平廳刑官親啓斷獄從之○丙  
子彗星見長竟天○兀良哈及斡都里來朝  
爭長斡都里曰吾等之來非爭長也昔侍中

尹瓘平吾土立碑曰高麗地境今境內人民  
皆慕諸軍事威信而來耳遂不與爭

太祖享兀良哈斡都里於第以其誠服也斡  
都里即東女真也○倭寇慶尚道仇羅島萬  
戶李興仁擊破之獲戰艦以獻賜米二十碩  
○三月通事李玄回自京師報世子還王喜  
厚賜之我

太祖出迎世子黃州遂敗于海州隆馬病篤  
王連遣中使問候獨鄭夢周聞之有喜色○  
斡都里兀良哈等諸酋長皆授萬戶千戶百



東鑑五十一  
戶有差賜衣服馬匹又榜諭諸部落招撫之  
○慶尚道水軍萬戶車俊獲倭船一艘以獻  
王賜帛○乙巳王世子至自京師都堂迎于  
金郊百官班迎于宣義門外

帝特加寵待序世子於公侯之次賜宴內殿  
者凡五又命千官日開宴慰賜黃金二錠白  
金十錠表裏百匹從官以下賜銀帛有差○  
帝置前元梁王子孫愛頽帖木兒等于耽羅  
○夏四月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  
柳沂等論趙浚鄭道傳南閭尹紹宗南在趙

璞等曰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賊根  
謀去本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  
多之人又浚亦於一二卿相間偶起嫌辭與  
道傳同心相扇變亂賣弄權勢誘脅諸人於  
是患失乾沒之輩希肯生事之徒響應而作  
其中間在等為扇亂之羽翼紹宗璞等為造  
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  
刑之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  
咨嗟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  
生之德殿下者曰浚為功臣雖有罪當恕則



東鑑五十六 四十三  
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

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後不在軍中其不參其議亦明矣至己巳冬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後則却之而言他類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前不參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策謂之殿下之功臣可乎後者曰吾嘗無此言不惟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畏焉能度哉若浚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然則不惟

不得為功臣實為大不忠之臣也黃緣僥倖及得功臣之名齒於功臣之列寫容垂耀與大功臣無異超資受職與真功臣十倍榮莫大焉曾不思遷善掩罪猶復陰與羽翼喉舌之輩無時聚謀臣等切畏必有不遂所圖之恨而不忠之論有所生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也臣等又聞浚於上前詐泣詐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寬罪之計此乃偽悔也殿下天性正直以為實然臣切恨之浚當茲計方肆之初天誘其衷遂悟非非而悔之如是



則其悔也誠真矣厥今其同惡唱和之輩幾  
乎垂翅而衆怒羣猜極矣安得不如是而免  
其罪乎此實不得已而然也非偽悔而何哉  
若他日幸復乘勢其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  
望殿下毋恃而早圖之可也又臣等聞閭嘗  
陳言曰殿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  
也且閭於國家別無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  
賜大矣乃因希合浚與道傳之心為重故曾  
無感謝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敬之言所以  
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甚惡如此誠可

畏哉蓋此人輦厥罪惟均殿下若因循不斷  
不惟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伏望  
令依司牧浚與閭在紹宗璞等職牒功券而  
鞫問其罪明正典刑其道傳仍於貶所典刑  
鑑後疏上留中不下震陽之疏雖尊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牒憲司叅吏  
卒守浚閭于家浚讀書不輟曰吾為社稷耳  
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閭更請王召侍中  
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浚遠地削閭紹  
宗在漢職亦流遠地道傳亦在流中而知申



東鑑五十六 四十五  
事李詹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申遣人于奉  
化執道傳囚于甫州○憲府劾判典校寺事  
吳思忠罪與尹紹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流  
遠省郎又上疏以為浚等與道傳廢罪惟均  
昨上章請誅而唯道傳特蒙俞允餘只貶外  
罪同罰異請將浚等並置極刑王愕然曰我  
初無誅道傳之語命楊廣道觀察使先鞫問  
等諸人辭連浚道傳然後可並鞫之○我  
太祖自海州至碧瀾渡將宿焉  
太宗馳至告曰鄭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強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  
邸○省憲交章又請誅浚道傳等時夢周忘  
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浚道傳南閭等  
始有推戴之意欲乘

太祖病篤圖之嗾臺諫劾浚道傳閭及溱所  
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宗白



太祖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為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

周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

太宗又與和等議遣

恭靖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獄且曰流之於外可矣不必鞫問既而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官金士衡等鞫之左常侍金震陽曰夢周李穡禹玄寶遣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

李判門下恃功專擅今隆馬病篤宜先翦羽



翼趙浚等然後可圖也於是因崇仁種學瑚  
于巡軍獄既而流震陽及右常侍李擴右諫  
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弘及執義鄭  
熙掌令金畝徐甄持平李作李申及崇仁種  
學于遠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

太祖曰予不嗜殺人久矣震陽等承夢周指  
族耳豈可濫刑曰然則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  
免大司憲姜淮伯以淮季之兄得不坐右正  
言柳沂亦以病免○召還趙浚等○以裴克

廉守門下侍中趙浚為贊成事假長壽判三  
司事李元紘金士衡為三司左右使李豆蘭  
知門下府事我

恭靖王判密直司事趙珪為密直副使尹師  
德知密直司事閔開兼大司憲○梟夢周首  
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害大臣擾亂  
國家夢周迎日縣人為入豪邁絕倫有忠孝  
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深有所得  
講說教越超出人意我  
太祖素器重每分間必與之偕屢加薦擢同



升為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  
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左酬右答咸適其當  
所張設時稱王佐之才時俗喪祭專尚桑門  
法夢周始令士庶做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  
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  
用參官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  
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  
歷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  
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  
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流

知申事李詹于結城右副代言李士穎于南  
原○門下侍中沈德符守侍中裴克廉請罷  
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  
復掌務錄事且罷新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  
學教授官資贍楮貨庫人物推刷都監東西  
通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刑郡鄉  
社里長等法又令各司凡受稟事皆令直報  
都堂勿隸六曹○放李穡于韓州金震陽等  
辭連穡種學種善流種學種善于外王使謂  
穡曰卿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去矣兩江之



外惟卿所適稽憮然曰臣顧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稽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為詩文操筆即書略無凝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學者皆仰慕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至屢空不以為意然志節不固無大建白學問不純崇信佛法為世所譏

○我

太祖麾下軍官上疏請籍鄭夢周家產并治其黨從之廢李崇仁趙瑚李種學種善金震陽李擴為庶人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稽每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亦莫不歎服○以沈德符判門下府事我

太祖為門下侍中李元紘為政堂文學

太宗為密直提學我

太祖辭不允

太祖又上書辭○五月司憲府上疏曰

開國伯李

太祖

秉心忠直臨亂不避戊辰之



夏倡義回軍以安社稷已巳之冬奉詔定策  
興復王室功烈落落永世不忘贊成事趙浚  
性本勁直好善嫉惡國耳忘家臨事盡節當  
開國伯定策之際奮義贊襄以立殿下功高  
一世彌帶難忘並皆誠心奉上不計功利進  
賢退不肖一革舊弊復正三韓一心夾輔而  
鄭夢周本係庸人

開國伯以為達古書生屢加薦引代以已職  
夢周貪饕富貴招納貨賂抗直忤已者一皆  
斥去阿諛諂已者布列朝廷無欲不遂猶以

高麗恭讓王

為不得縱情逞欲忌憚

開國伯所與同心協贊王室者趙浚南閻等  
陰喉臺諫羅織其罪置之極刑將及於

開國伯欲以專權自恣植黨謀亂萬一得成  
其計專擅國柄則不唯濁亂朝廷將必傾危  
社稷禍在不測同謀黨與置而不問他日禍  
階愈可畏焉其黨與僕長壽李茂李彬金履  
等與夢周交結黨附欲以誣陷忠良擾亂國  
家宜收職牒鞫問論罪鑑後摠郎安魯生崔  
關護軍金瞻諂事夢周者也並宜收職牒遠



流懲戒後人疏上罷長壽履命歸田里其餘  
並罷遠流○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前大  
司憲姜淮伯等羅織無辜欺罔宸聰而殿下  
命一二大臣窮問得情金震陽鄭熙等十人  
皆服厥辜遠竄于外獨淮伯與正言柳沂等  
幸免在家若不與於其議者罪同而罰異願  
殿下斷以大義削職遠流以正邦憲王不得  
已只令流外○六月都評議使司執前判三  
司事禹玄寶及其子洪壽洪富洪得洪命宗  
親南平君和壽延君珪寧原君琦益山君叙

福原君懿順寧君聃保寧君福及門下贊成  
安翊判開城金南得密直使崔乙義前節制  
使王承貴前密直都興知申事安瑗左代言  
柳廷顯右代言許膺判事朴興澤前府使安  
俊內府令申元弼摠郎崔咸內官姜仁富流  
于遠地使經歷張至和啓王曰玄寶等屢于  
罪犯過蒙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急  
迫未及啓聞將玄寶等分配于外臣等聞亂  
臣賊子人得而誅之故敢用先教後聞○都  
評議使司上言禹玄寶洪壽父子本以邪媚



東鑑五十六 五十二  
之行依阿取容竊位苟祿但知其家不知有  
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道頃在  
偽朝黨於林蘆廣行賄賂占奪田民免於戊  
辰之誅幸也而又玄寶參於金竹得厚之謀  
洪壽與於迎立幸禍之議屢被彈劾免已  
罪陰遣尹彞李初等造節大言訴於上國請  
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此實萬世不赦之  
罪也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但賴  
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慮以報聖  
恩顧乃深銜向之論已者擬欲報仇朋比夢

周撥引私昵諂妄之徒布列攸司又與宗親  
等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容誅  
臣等備負相府以社稷大計不可坐視而不  
言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  
人黨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迸斥于外  
而罪惡貫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  
家產王命皆削職遠流名還鄭道傳南閭○  
憲府言近來臺諫屢上章疏論柳曼殊不孝  
不友之罪上慈不問寵遇日隆宜其改心革  
慮勵節奉上猶不懲艾驕暴日甚今若置而



不問懲惡無門他日禍階誠可畏焉請收職  
牒鞫問正罪以快衆心王只令流外又論僕  
長壽金履責罰大輕請收職牒遠流王不得  
已從之○憲府言殿下即位以來變故相仍  
朝廷不睦此無他焉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  
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  
相洪壽姦回諂媚一無所稱寅緣戚里寵待  
優渥並宜誠心戮力恭謹守職以輔王室也  
既與安烈逆亂之謀又與夢周陰謀搆亂所  
犯屢著罪在難宥特殿下數宥之恩忽社稷

安危之計曾無戒慎日益驕矜謀去忠臣惟  
事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戢竊為殿下  
痛心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  
評議使司各名其罪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  
寬貸以缺衆心伏望殿下計以社稷斷以大  
義明正其罪垂戒萬世王只令削職流于遠  
地○以趙浚為京畿左右道節制使南閩為  
慶尚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馬  
○王幸我  
太祖第問疾仍置酒言曰予雖無厚報何至



志德因泣下遂歡飲及罷以琴瑟等樂器遺之曰病中可養耳目其速治療為寡人出視事○臺諫文章請禹玄寶罪留中不下伏閣力爭○以趙浚判三司事

恭靖王為三司右使南閭同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成事尹虎成石璘為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鄭熙啓為門下評理金士衡為三司左使尹師德判密直事金用超金乙貴李蕤金相並為密直副使李行為藝文館提學○臺諫上疏曰金震陽革構釁

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日其黨非一人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羣疑無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變故之生姦邪之作將不弭矣願將震陽等究問罪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命更勿鞠訊但據前日獄辭分其輕重以聞臺諫論劾不置於是杖震陽一百流移遠方尋卒洪富洪壽削職遠流永不叙用○秋七月甲申召我太宗及司藝趙庸曰予將與李侍中同盟卿等聽



待中言草盟書而來且曰必有故事庸對曰  
盟不足貴聖人之所惡若列國同盟則古有  
之君與臣同盟則無經籍故事可據王曰第  
草之庸與

太宗就

太祖傳如王教

太祖曰予何言哉汝當以上教起草庸還草  
之曰不有卿予焉至此卿之功與德予敢忘  
諸皇天后土在上在旁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予所有負於卿者有如此盟庸與

太宗進草於王王曰可○復以鄭道傳為奉  
化郡忠義君趙胖知密直司事○辛卯王遜  
于原州尋移杆城郡封恭讓君後三年甲戌  
薨于三陟府後追封恭讓王

右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  
寅即位都松岳郡至恭讓王四年壬申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而亡合三十二  
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史臣贊曰當禍盜據王位是時已無王氏



矣歷十有六年之久禍淫酗肆虐昌又昏  
弱天不使狂狡之童奸穢名器待有德而  
畀之其意昭然忠臣義士必欲求王氏之  
後而立之於是恭讓王不離軒席之上起  
而登寶位王氏之祀既絕而復續王氏之  
國既亡而復興是宜推誠勲賢納忠容諫  
相與共圖惟新之治也柰何惟姻婭挾憾  
之訴婦寺徇私之請是聽是信疎忌元勲  
陷害忠良政事悖亂人心自離天命自去  
使王氏五百年之宗社不祀忽諸悲夫

**臣等按太祖**

以神武英雄之資懷濟世安  
民之略天與人歸遂即大位攬結豪傑開  
拓邊疆威德廣被遐邇歸心賊薈屈膝而  
來朝金傳束手而納土平羅定濟以一三  
韓何功烈之盛也雖干戈草創未遑制作  
而規模則宏遠矣**憲**之相繼守緒**光宗**聰  
明聽斷始可與有為而猜復日深邪佞得  
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衆心離解斷喪邦  
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景宗**初政鑒  
前王之失焚讒書雪冤獄遽厭萬幾沈爾



聲色享年不永**成宗**勵精兢惕立宗社耕籍田設學校勵賢才崇尚節義矜恤民隱制作一新可謂守成之良主**穆宗**昏弱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威制兇奸釀成蕭牆之禍藩臣乘釁而動稱兵向闕乘輿奔竄終不自保然於大漸之際付托得人神器不搖是足可稱**顯宗**久勞于外備嘗艱險作其即位厭亂思治偃武修文任良將制勅敵封疆無事中外又安雖謂之中興可也**德宗**精遵而勿失**文宗**恭儉寬仁任賢

能惜名器愛民恤刑信賞必罰國富家給民安物阜東倭北貊獻琛扣關時號治平獨其佛宇之侈侔於蕭梁塔廟之盛擬諸新羅斯為盛德之累**順宣**及**獻**享國不長**肅宗**由藩邸紹大統維持鞏固**睿宗**宵旰憂勤銳意圖治敦尚儒雅講劇治道興學育才養老恤孤其為治有足可觀但志存恢拓構釁強虜封疆多事至如好詞藻喜慢遊流連翫愒頗傷國君之體**仁宗**親經李拓之難可以少省矣而墮於賊髡之手



屢幸西都構成逆謀其得免栢人之禍幸  
矣所可稱者慈仁恭儉而已毅宗驕邪汰  
侈盤樂怠忽感聲色者詞賦狎昵羣小疎  
棄忠直詞臣獻佞癰疽內結於心腹武士  
積憤鋒刃潛伏於肘腋兇夫叛將奮臂一  
呼衣冠縉紳雞獮殆盡身且不保自是鹿  
悍老兵相繼專擅終高麗之世不可復振  
明宗庸闇為仲夫所立忠獻所廢其立其  
廢皆在賊臣加以愛溺床第德慙閨門何  
足取哉神宗及康受制權奸徒擁虛器而

高麗恭讓王

熙宗輕慮淺謀欲除兇賊又見放黜悲夫  
高宗外為強敵所逼內為權臣所脅跋前  
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  
操縱進退不出於強敵則必出於權臣真  
所謂寄生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正自處  
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  
未怠而默有所相歟胡元威制天下元宗  
親朝款付得結姻好摧伏權奸宜可以少  
紓國患而又見侵擾國家亦多故矣烈宣  
肅相繼尚主憑仗甥舅之親在元日多



在國日少自置東省政教號令皆出於元  
羣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復猜譖子訴其  
父臣訴其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圖  
新君者吹舊主背本國者喜生事無復有  
君臣父子之分夷考其行忠烈忠肅之驕  
溢荒怠莫能相尚忠宣忠惠之淫縱穢褻  
瀆亂天常吐蕃之流揭陽之竄皆自取也  
尚誰咎哉忠穆短祚忠宣不終恭愍初雖  
有令聞性本猜戾踈忌世族向用寒士賊  
眈用事擁蔽聰明魯國薨逝心志尤惑喜

高麗恭讓王

怒不中賞罰無章信用讒邪誅戮將相設  
子弟衛汙穢官掖假偽姓為己子促滅宗  
祀其及也宜矣遂使福昌父子盜竊神器  
十五六年人徒知高麗之亡亡於恭讓而  
不知已亡於恭愍矣恭讓為將相推戴得  
承大統雖勵精兢業猶懼不能圖存而智  
識淺短闇於治體刑政日紊國步斯感天  
命已絕人心已離曆數竟歸於  
真主斯實天也非人也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六





